

01.

男人把他帶了過來。

在太陽底下的孩子閃爍著無與倫比的美麗色彩，絲絲縷縷的金髮如流沙在風下恣意飛揚，那股麥浪直擊而來，黃綠交雜的眸子愣怔地盯著他，如看到了紫羅蘭花海沐浴於光照下的美景，那裡充滿著無限生機。

「嘿！我是Luca，以後請多指教了！」金髮的孩子笑得比陽光還刺眼，他眯起柔和淡彩的紫眸，小小的手伸向面前那個內向沉默的男孩，那男孩其實長的很漂亮，一頭鐵灰色的短髮蓬鬆微翹，髮尾處甚至漸變成水藍色；眼睛也是特別又美麗，並非是全然的金色，琥珀寶石般的色澤上還有翠綠添綴。

漂亮的男孩沒有馬上回應他，小手捉了幾下衣角，陽光把他白皙的臉蛋曬得紅撲撲的，而Luca卻沒有覺得尷尬或氣餒，只是笑得更開一些，又用開朗清澈的童音讚嘆地說：「你整個人都閃閃亮亮，真漂亮，像玻璃珠一樣。」

他沒有想太多，孩子說的話總是真摯，或許是女孩就會被這番話給逗樂了，那男孩卻睜大了眼，緩緩低下頭來迴避Luca純真無邪的眼眸，他皺起小臉，無法輕易解讀目前的思緒，半晌後才抬起頭，握住那空得太久的小手。

「我是Ike。」Ike的介紹簡短，他微微勾起唇角，感受Luca那幼軟小手傳遞過來的溫暖，有那麼一瞬間，他覺得自己會被光芒燎灼，然後就這麼消失在這世界上。

聽見Luca的傻笑，他好像突然懂了，為什麼男人把自己帶到Luca身邊，眼前那個與自己年紀相仿的孩子，作為一個黑手黨繼承人，未免太過乾淨。

「Luca，以後他就是你的了，既然你不喜歡那些高大的士兵，那就讓他陪你吧。」男人的嗓音低啞沉穩，渾身上下散發著足以震懾人心的氣勢，他整了整自己的黑色大衣，眼神冷漠地望向與自己眼眉相似的孩子。

那並不是多有愛的家庭，尤其是在領會到父親話裡的輕視後，Luca小小的身子猛然停滯了幾秒，可面上仍是幾分憨傻的笑意：「Ike，很高興能跟你當朋友。」

「那不是朋友，Luca。」男人決然打斷孩子的童言童語，他睨向悄悄捏緊褲子的兒子，最終卻把視線定在Ike臉上，後話直指Luca：「你不應該有朋友。」

看來這個男人並不信任我。Ike在心裡嘆了口氣，能做到首領的人對誰都保有懷疑也是正常的，他並不覺得受辱。

可Luca顯然不像Ike無所謂，在父親轉身離去時，Ike捕捉到了那男孩鬱悶又生氣的眼神，或許是對親情冷漠的恨意、也或許是——父親總是在試圖毀壞他的單純，他將孩子的童話一個又一個的打碎，世界裡沒有勇者、沒有公主、沒有美好。

這對孩子而言，太過殘酷了不是嗎？

他望著收回憤怒神情又有些低落的Luca，主動上前牽住了他微微顫抖的手，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到Luca，那雙紫眸透出詫異困惑，Ike的笑容柔軟溫和，他們都沒說話，只是牽著，直到Luca重新露出笑顏。

那是他們的初次相遇。

Luca很意外父親會帶來一個與自己年紀相當的男孩，在他的印象中，父親總是不喜歡他，就因為即便他在高強度的訓練中表現得可圈可點，但卻無法拿起槍枝、總是說著善良愚蠢的話，父親曾用大手覆蓋住他的小手，在他驚恐不已的目光下、在他顫抖不斷的抗拒下，逕自扣下扳機，子彈射穿了兔子柔軟蓬鬆的皮毛，鮮血如花朵般綻放，那隻小兔子死前連悲鳴都來不及。

這件事在他心底留下太大的陰影，於是孩子不願再拿槍、更不願服從這安排好的人生，所以父親怎麼可能會為了他的寂寞而帶來玩伴呢？

他跟Ike說了很多，興許是在壓抑的環境下成長導致他沒有能說話的對象，因此他在逐漸逝去的日子中，和這個漂亮的男孩幾乎可以說是掏心掏肺了，他是由衷的開心，而且Ike從來不嫌棄他吵，他總是很有耐心地用溫柔的眼神，細細聽男孩說的每一句話。

「為什麼會是你？Ike。」Luca好奇地問，偏著小腦袋，這個問題打從他跟Ike相遇的第一天，他就很好奇了，可卻礙於剛認識，其實他也不敢問太深入。

他想不透，為什麼會是Ike，黑手黨很排外，基本上沒有血緣是無法進入內部的，更別談能當繼承者的貼身士兵（雖然父親並不承認他是士兵的一員）。

Ike當時沒有馬上回答，他凝視Luca的臉蛋許久，才垂眸輕笑地解答：「因為我告訴他，我可以把你培養成他要的人。」

Luca以為自己聽錯了，眼睛頓時瞪得大大的，難以置信地「啊？」了聲，直到發現Ike始終保持一貫的笑容，看來沒有要開玩笑的意思，這讓Luca不怎麼愉快，他明明跟Ike說過了，他說過的！那不是他要的人生，他只想好好地玩、當首領一點也不POG！

「我不想當什麼首領，你也知道的，Ike，我只想跟朋友開開心心的玩、我只是……」

他大概是想不出來了，在看到Ike低下頭後，他也不再說話，只是垂頭喪氣地深深嘆口氣，直接躺平在地板，環視了一圈自己華麗寬闊的房間，屋內色調黯淡，僅有外頭風光明媚的陽光透過大片落地窗灑進來。

為什麼要當首領？他不懂，他不想懂。

「Luca，當你有能力以後，你可以保護你想保護的所有人事物、當你握有權力的時候，你可以成為你想成為的所有模樣。」Ike的話音淡淡的，迴盪在寬敞的房間裡，他說這句話時恰好迎向光亮，Luca有些刺眼地看不清他是否在笑，可話語裡有著笑音，Ike轉過頭，背對著光，朝他繼續說：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成為率領大家的人。」

我會幫你。

他用口型低訴，那大概是Luca有生以來，第一次被人如此直接的肯定。

有股暖流在胸口擴散，身子熱烘烘的，男孩的話語在腦海迂迴，Ike明顯不像他那樣幼稚，他像個大哥哥，會用對方想要的方式去哄這個天真爛漫的孩子。

——那很受用。

2.

Ike的話並非信口開河，這個年幼孩子的能力比Luca想像的遠遠超過太多，看似文弱的身子拿起槍來卻架式十足，他可以一把槍裡的子彈全射中同個孔、可以面不改色的射死活蹦亂跳的獵物，在Luca錯愕到失聲時，他也不過是把他的眼睛稍微遮住，告訴他：「這都沒什麼，牠們是運氣不好。」

他不會強迫Luca跟自己一樣，在每次發現Luca被自己嚇到時，他只會抱住那隻瑟瑟發抖的小狗狗，似是催眠那般反覆告訴他那都沒什麼。

Ike的行為與話語有很大的落差，可不得不承認他溫柔的嗓音有股魔力，Luca總是會很快緩和下來，跟著抱住他，即使嘴上叨唸著自己做不到、小腦袋不停左右搖動，淚眼汪汪的像隨時會哭出來。

可在這樣日復一日的刺激下，長大後的Luca的確沒了厭惡。

偌大的地下射擊室裡，有個體格結實壯碩的男人持著手槍，護目鏡遮住了他帥氣的臉龐，卻遮不住他金燦的頭髮。

拉保險、子彈上膛、對準靶心……

砰——！

槍響乾淨俐落，男人露出愉悅的笑容，他輕哼著小調，將槍枝的保險關閉，還炫技似地轉了幾下手槍才收進槍套中，看靶紙上的成果，立刻開心地轉過身高舉靶紙分享自己戰績。

「Ike！你看！全中，啊哈、很POG吧！」

「很棒，乖孩子。」

Ike總喜歡這樣喚他，他第一次喊他乖孩子的時候，Luca還氣鼓鼓的故意當沒聽到，可Ike也相當做自己，不論Luca抗議幾次，他會喊就是會喊，反正基本上Luca也是把Ike當成哥哥，努力說服自己後，他也不再糾結了，甚至他還有點熱衷聽到Ike的誇讚。

Ike的出現帶給他很多變化，他們形影不離，在與父親渙然冰釋後，Ike即使沒有血緣關係也很自然地成了組織裡的顧問，父親沒有最初對Ike的懷疑，也對於Luca的成長十分滿意。

在與父親說開的那天，父親將他們帶到一間房裡，家族成員全都在場，在兩人都摸不清楚頭緒時，他捧著一尊小聖母像，那是能放置掌心的大小，然後給了Luca一把匕首。

他們都知道那代表什麼意思，Ike跟Luca對視了眼，在大家沉默的催促目光中，他們仍不為所動，父親只好開口：「劃破你的手指，Luca。」

刀鋒刺破皮膚，血液緩緩淌流在聖母像上，染紅了那慈祥的容顏，Ike不用任何提示，他伸出雙手，掌心向上，捧起浸血的聖母像，而Luca憑著印象，低聲問道：「你願意在聖人面前以血發誓，永遠遵守幫規，不出賣家族嗎？」

那雙綠黃眼眸直勾勾地望向Luca，他低首應答：「是的。」

焰火剎那點燃，橘紅色的亮光吞噬了那尊聖母像，Ike能感受到逐漸燙手的熱度，眼眸裡映出橘色光彩，直到火差點盤繞上自己的手，他才將聖母像放下，低頭合掌地拜著那尊神像，周遭是一片歡樂的喧騰，Ike聽見了許多歡呼，這個儀式正常Ike是該對首領宣示忠誠的，這也代表著他認的人——Luca，已然是首領。

Luca能聽見自己心跳的吵鬧，下一秒感覺就會撞破胸腔，他惴惴不安地抬眸看著父親，以前從未仔細瞧過父親，他這才發現，父親的臉龐比起他年少時多了不少皺紋，看來有些憔悴，但還是具有威嚴。

他是該退休了。Luca想，或許這次父親看過來的目光，是他從小到大見過最溫柔的眼神。

「去祝福他。」男人推了一把兒子，Luca已不像年幼時那般傻勁，舉手投足間有了張揚的自信、以及父親身上與生俱來的領導魅力，Ike必須是最大的功臣。

Luca笑嘻嘻地抱緊Ike，那個越長越漂亮的男孩，他無數次慶幸自己擁有了他。

「聖人會賜福於你，Ike。」

他見證了一個男孩的成長，Ike回抱的手遲疑了幾秒，金髮垂散在耳上，撓得他有些發癢。

「你也是。」

聖人會祝福你的，Luca。

／

Ike確信有種不該有的情愫在偷偷滋生，鏡片底下的眼眸無意識地在追隨著Luca，那會是日久生情嗎？他唯獨不敢確信自己是什麼時候喜歡上Luca的。

或許是在他那雙紫眸沉靜下來，用自己傳授的槍法凜然幹掉談判破局的合夥人時，他聽見了內心深處的渴望，Luca的純白澄澈是被自己親手染紅的，這聽起來很值得興奮。

也或許是，在每一次他頂著沾血的面容，笑容滿面地過來討誇獎時，Ike總有衝動想吻上他，想告訴他——你是最棒的，乖狗狗、乖孩子。

他努力想壓抑自己的情感，可卻不曾想到，那個從來沒有領悟到女孩情意的Luca，有天居然會難為情地抓住他的肩膀，出乎意外地在他臉上親了一口。

很輕、很快，連Luca燥熱的呼吸都沒來得及感受清楚。

Ike覺得自己現在肯定很蠢，他撫上剛剛被親的臉頰，木然看向那個語無倫次、臉紅得像會滴血的大男孩，Luca後知後覺的準備逃跑，卻被Ike猛地捉住了手臂。

「什麼意思？不要告訴我，這是男孩的惡作劇。」

其實他不該去探究的，他應該讓這件事情船過水無痕，不該繼續下去、不該。

「我、呃、Ike我不確定……但……就是，有想這樣做的衝動……Ike、I……」

Luca混亂的語法被溫軟的唇給堵住，Ike最終還是順從了身體的慾望。

男孩的唇很軟，吻技笨拙的沒眼看，可他喜歡。

怎樣都喜歡。

他們親吻了很多次，蜻蜓點水的、深入熱烈的，帶有愛意又或是帶有慾望，他們止步於最後，不曾真正進入過彼此，Ike想他們可能都還沒準備好，甜蜜的耳鬢廝磨也可以，感受著對方的溫度包覆著自己的溫度，這種感覺也很好。

Ike身上的謎團太多，Luca和他時刻相處在一起，他還是有很多疑問沒能獲得解答，像是——兩人在床上溫存入眠後，Ike時常在深夜爬起來，拿出一個陳舊的筆記本，大概是在寫日記；以及，他有時候會突然接到電話就說自己要去廁所，他不會讓Luca聽到談話內容。

最讓Luca不解的不是他種種怪異的行為，而是……年幼時Luca沒意識到，可長大後他越想越不對勁——他的父親，為什麼會聽信一個孩子能改變自己？

「Ike……你有父母嗎？」一次夜裡，他忍不住吐露了自己的困惑，還怕不小心觸及到禁區，他問得格外小心。

而Ike只是望著他，抿了幾下唇，過了很久才搖了搖頭。

「你是我唯一的家人了，Luca。」

他說的很小聲，也說的很真誠，若無其事地笑著，這讓Luca有些心疼。

自己就不該多問的。

更深夜靜，突如其來的手機震動喚醒了淺眠的Ike，他擰著眉頭、揉了幾下眼睛，悄悄從床上起身，瞥了眼手機螢幕上顯示的姓名，瞬即收起手機，按掉震動聲，深怕在一旁呼呼大睡的Luca起疑，謹慎地觀察Luca的反應，輕手輕腳地走出房間，一關房門就立刻走到角落，接起那通電話。

男人粗重的鼻息傳來，能聽出他有幾分不耐煩，隨之而來的是以指尖敲擊桌面的噠噠聲，Ike也沒有開口，他只想藏好自己，還得隨時保持警惕。

大抵是沒了耐性，男人似乎正含著雪茄，含糊不清的沙啞菸嗓悠悠響起：「Ike，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該是時候了。」

「……我知道。」Ike吞了幾次唾液，他幾乎是用氣音在回應，心跳聲恐怕比回答還要清楚，對話那頭傳來男人的悶笑聲，Ike咬牙接下：「我很清楚自己該怎麼做，父親。」

他喊父親時刻意加重了音節，男人不在意他失禮的舉動，他早就知道Ike從來沒把自己當成父親，打從他要這個領養來的兒子去混入好友的黑手黨家族時，Ike就很清楚地知道——自己只是個隨時會被當垃圾丟棄的棋子。

男人當初跟育幼院修女口口聲聲說的會給溫暖的家，全是場可笑又荒唐的謊言，什麼父愛他從未感受到，以前沒有、現在沒有，往後更不可能。

可「父親」確實給了他優渥良好的生長環境，基於這一點點的養育之恩，Ike還算是個能盡孝的兒子，恐怕男人當初就看破了自己的脆弱不是嗎？他不禁想笑，只是無奈自己卻連嘲諷的笑都扯不出來。

「別讓我等太久，我可是費盡千辛萬苦才把你弄到他身邊的，千萬別讓我失望，兒子。」

「我說過了。」他深呼吸一口氣，拚命壓住自己的情緒，好不容易從喉腔擠出那句：「我明白。」

「你得幹掉他，Ike，別忘了，你的命是我救的。」

男人逕自結束這場單方面的對話，他從來不會聽孩子的回應，這並不值得意外。

Ike盯著發出冷光的螢幕，透過反射在小小的盒子裡瞧見了面無表情的自己，周遭太過安靜。他並沒有馬上回房間，佇立許久後他蹲下身子，手肘放在膝蓋上，將臉埋進掌心中。

所以，喜歡上Luca就是個錯誤……不、不對，可能他從出生就是個錯誤。

他忽然有想哭的衝動，直到夜深人靜了、再也沒有壓力了，那看似堅毅溫柔的男孩才敢讓眼眸盈滿淚水，鼻頭太過酸楚、眼前視線模糊，興許是他只顧著處理自己的情緒了，才使他忽略，在不遠處有一道黑影剛剛離開。

Ike的哭聲相當細弱，只有那麼一點點的嗚咽，比起悲傷他只覺得煩悶，對於這個無能為力的自己、對於沒有未來的自己，他應該在看到Luca的那瞬間就被光芒侵蝕，別去觸碰、別去擁抱。

——我能去哪？Luca。

從小到大那男人的話每每都如夢魘環繞在耳畔，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擺脫，什麼時候才能擁有自由。

他收拾完落魄殘碎的自己，眼眶的紅潤是沙子的惡作劇，沾上乾涸淚痕的袖口他反摺藏好了。Ike走回房間，躺在床上的Luca換了個姿勢，已經不是自己出去時的模樣，金髮散亂、嘴角還有欲滴的唾液，略為乾燥的雙唇微啟囁語了些什麼，Ike緩緩爬上床、拉開棉被，頭靠在他肩上，聽懂了那模糊的低喚。

「Ike……」

男孩不停重複他的名字，Ike不知道他在做什麼美夢，只覺得他酣睡時笑起來的樣子很可愛。

他慢慢握住Luca的手，以前兩人的手掌大小差不了多少，經過歲月如梭的洗禮，不知不覺中Luca的手已經比自己的手大了半個指節，曾經柔軟細緻的掌心，也在扎實的體能訓練及長期握槍下長出薄繭，藏在黑色手套底下的那雙手，有著修長的線條、分明的指骨……食指上刺有屬於Ike的鋼筆圖樣。

那是Luca自己去刺的，也沒跟Ike商量過，某天回來神秘兮兮的把他拉到房間，喊著「POOOOG！Ike你看看這個！」像個興奮過頭的小朋友，現出自己手上刺青，他被嚇了很大一跳，內心的震撼難以言喻，但後來他寵溺地大笑出聲，笑到眼淚差點擠出來，他不知道該怎麼說，覺得驚喜又覺得這人真的很誇張。

那是他深愛著Luca的原因之一。

「我能去哪……Luca。」

憶起往事的清秀男人扯了扯唇角，大概還是在笑著，他覺得他努力保持笑容了。

月光為寧靜的深夜披上一層柔和蟬紗，Ike瞧著空中飛舞的灰塵，在那樣的光下它們美得宛如點點星辰。

連灰塵也是自由的。

如果你發現了，我最初接近你就心懷不軌，你以為的那些命中注定，全是人為設計的必然結果。

那麼——

Luca、Luca，你還會愛我嗎？

／

「關於最近酒吧的收益報表有勞過目，另外管理那地區的合夥人也已經安頓好了……」

要找到Ike跟Luca分開行動的機會很難，正在匯報近況的士兵心不在焉觀察起四周，Ike恰好不在，應該是去獨自執行什麼任務了，那這大概是最好的時機。

Luca直覺一向敏銳，他看出士兵的有口難言，收下一疊疊的報告後，主動開口詢問：「你在找Ike？」

沒料到會被一語道破，男人糾結了幾秒，又審慎地確認了幾次沒有人 nearby，他才壓低嗓音，說出前幾天自己看到Ike在講電話，且神情不太對勁。

「不過是一通電話。」Luca漫不經心地笑了下，看手下那副警戒的模樣只感到可笑，甚至還有點護短的惱火，他挑了個眉，警告男人該閉上自己口無遮攔的嘴：「你得認清自己的身分，他不是你能隨便詆毀的人。」

「不是一通。」男人對於首領的無知感到氣憤，面容立即垮下，他從口袋掏出錄音筆，言之鑿鑿地覆述：「平均三天接一通，內容大同小異。」

他按下播放鍵，黑色小方盒傳出Luca熟悉不已的溫雅聲線。

「我知道我在做什麼。」

「再給我一點時間……我只要一點就好。」

「父親，我會下手的。」

不曉得是機器的緣故還是Ike當時就是如此冰冷的語氣，那略顯沙啞的話語每個字Luca都能聽懂，可惜拼湊不出含意。

士兵接連播了幾則，全是差不多的內容，他們聽不清對話那頭是誰，可Ike稱呼那個人為「父親」，Ike明明說過自己沒有家人，說謊的理由是什麼？頻繁聯繫「父親」的理由是什麼？下手又是指什麼？

他腦海一團亂，浮現了Ike的溫柔笑顏，錄音筆傳出的話音扭曲成雜訊，他嘴裡叨唸著不准播了、眉頭緊鎖地扶額遏阻，可士兵卻沒有聽令，那陌生又熟悉的話語仍然持續，隨著那些刺耳的話，Luca記起了Ike幼時對於生命的漠然置之，說起來，他從幼年時期，就不像個孩子。

Ike，遠比自己更像黑手黨不是嗎？

本就在動搖的心，無意間捕捉到方盒裡Ike的一句話後，搖搖欲墜的信任便轉眼坍塌。

「——不要再提你把我送過來了！我知道！我知道！」

激烈的怒吼傳進耳裡，Luca早該相信自己的直覺，這一切都太詭異了，可他卻到現在都不敢相信。



「……Boss、Boss，先生，請恕我們不能忍受叛徒。」士兵關掉錄音筆，將那小盒子重重壓在他桌上，他口中的首領還未整理好心緒，喘著粗氣不願正視他，士兵繼續說下去，一字一句地如雷轟炸：「一直跟我們家族很好的那家您清楚對嗎？聽說他們很久以前領養過一個孩子，但並沒有讓家族以外的成員知道，直到前首領得知他的老友領養了一個男孩，而且那男孩十分優秀——」

「夠了！」Luca的咆哮響遍房間，驀然拍桌打斷手下的長篇大論，沉著似深潭的紫眸瞪向他，半晌後緩下激動，冷靜地接：「我會解決這件事。」

「我們信任你。」相較他年長的士兵沉默地與他對望，隨後敬了個禮，語重心長地說完便轉身離去。

Ike的出現打從一開始就引起了內部成員的不滿，這個沒有血緣的人，連基層都不用做就得以待在繼承者身側，即便他後來靠實力取得大多數成員的信任，但那不代表守舊派的成員會因此鬆懈下來，士兵握有充足的證據，恐怕為了擊垮Ike還收買了不少人脈，才能挖出這麼隱密的事情。

連父親，都不曾讓他知曉的內幕。

那男孩十分優秀，噢，可沒人比Luca清楚這件事。

他不想相信，但不得不信，因為這能解釋他所有的疑惑，例如父親為什麼相信一個孩子能改變他、還有Ike為什麼會這麼多殺人手法、他甚至可以殺人不眨眼……

那甜言蜜語呢？也是假的嗎？

「Luca，乖孩子。」

男孩的笑容是真摯的、話語也是，那不應該是個謊言。

當你握有權力的時候，你可以成為你想成為的所有模樣。

他曾說過的話猶在耳，可這句話大概是個謊言。

是個被蜜糖包得過於動人甜口的碎石。

而他愚蠢地嚥下喉頭，被劃破了氣管、被腥血淹沒，吐露出的話語還是甘之如飴。

是個乖男孩，同時也是蠢男孩。

4.

Ike從踏進大廳就注意到了周遭審視的眼神，他很清楚自己在這個家族裡不怎麼受歡迎，可礙於位階問題，倒也沒多少人赤裸的表現敵意。

如今這麼沉抑的氣氛，再加上Luca忽然把自己叫回來的舉動……

他盯著那些人面從腹誹的模樣，沒有理會那群人諷刺的敬禮，大步邁向Luca的房間。

房門敞開，Luca身著輕便的衣服，盤腿坐在沙發上，沒有半點對待他人的氣焰，他就像個乖順的小狗，在Ike面前會坦露出自己最脆弱的部位，他對於Ike是沒有防備的，所以如果Ike要下手，根本多的是機會。

「Luca，怎麼了？」他笑笑地關上房門，朝那個慵懶鬆弛的首領走去，Luca並沒有回應，只是指了指自己對面的位子，示意對方坐那。

他大概是在思索自己該從何講起，這陣漫長的沉默有些逼人，Luca眉眼低垂，不見平時的活力勃發的狀態，Ike時常看到他這副模樣，他很清楚，這是Luca在處理事情時會有的表現。

大概是發現了，不對，應該是肯定發現了，是剛才進門時惡狠狠瞪著我的那個人嗎？

Ike發現自己異常平靜，沒有驚慌、沒有擔憂，他本來就知道這個秘密藏不了多久，倒不如說，他有點鬆口氣，本來壓在胸口的岩石常常讓他喘不過氣，可現在他發現自己的呼吸變得特別順暢，呼吸原來是這麼簡單的事嗎？

「Ike……我想親口聽你說，你為什麼要來我身邊？」黑手黨首領這段話挾帶濃濃顫音，他終究得面對事實，如果可以，Ike或許能好好解釋一切，他在賭一點點、一點點的機率。

可惜對方已然失去繼續演戲的精力。

黃澄澄的眼眸意味深長地盯了他許久，像捨不得挪開自己的視線，心平氣和地娓娓道來：「我是被領養的，我也不清楚他為什麼想領養我，起初我對未來是有點美好幻想的，直到他開始訓練我，槍法、體能、敏捷，他要求我做到完美，我並非沒有反抗過，但我很快就發現，他不是年幼的我能夠反抗的對象。」

他停頓了會，發現Luca的表情複雜的很精采，恐怕這單純的男孩在試著再次相信他，Ike悶笑幾聲，也在拿捏自己該說到什麼程度，他可不想被同情，應該說他不希望把自己說得太可憐。

「我本來以為他是想要一個孩子將他培養成繼承者，可之後我發現自己錯了，他其實有個兒子，所以我好奇他要我做什麼，後來我才知道——他要我跟在你身邊，最好把你輔佐上位。」

「我不懂。」Luca的喉嚨有些乾癢，其實心裡隱約有了答案，只不過還在逃避罷了。

Ike知道眼前的男孩根本沒有這麼笨，他只是不願意承認而已，可他無法順著Luca的意願。

「如果是長大後才接近你，很容易被懷疑對吧？你的父親可沒有那麼好騙，但如果是個沒有殺傷力的孩子，年紀跟你差不多，從小就跟你相處在一起，沒有表現出任何異心，甚至跟你相處融洽，這就讓一切簡單多了。你的父親總有一天會把位子傳給你，等到那時候，我會下手把你殺掉。」

他說到最後仍然面色不改，彷彿在話家常似地平靜，Luca不確定自己該怎麼反應，從最初他們牽手的畫面，一幕幕走到至今，他是該憤怒的，那一切都是計畫好的，而且還是個長久且縝密的計畫，可他卻錯愕得無從反應。

「為什麼沒做，你有很多機會，Ike。」他花了一段時間找回自己的聲音，出口的嗓音沙啞得不像自己，比起事情的來龍去脈，Luca更在乎Ike此刻的想法。

Ike卻沒有回答他的問題，只是自顧自地把整個計畫全盤托出：「把你殺掉以後，即使你的父親健在，可被一個臥底潛伏近十幾年，還失去了現任首領，你們家族有很大的機率會被趁機吞掉。」

Luca沒有要繼續聽下去的意思，他驀然起身，怒目橫眉地一把揪住Ike的衣領，咬牙切齒地再次詢問：「你有很多機會，Ike，這是個完美的計畫，但你卻沒做，為什麼？」

誰都知道他想聽到的答案是什麼，那隻看似像頭兇猛獅子的野獸，在Ike的眼裡無論怎麼做，都比較像個沒有任何威脅的黃金獵犬，Ike輕輕捉住他的手腕，淡然說道：「你知道如果這任務失敗了，該怎麼辦嗎？」

突兀的問句令Luca反應不及，他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，他只是想知道一個答案，一個Ike從未背叛過自己的答案。

「我沒有退路可以走，Luca。」

Luca能看見Ike濃密長翹的睫毛底下那雙閃爍的黃眸，他說得輕描淡寫，這樣的結局他恐怕在腦海設想過很多次，他摸上Luca的手指，指腹摩娑著上頭的鋼筆痕跡。

「家族已經有很多人在等待你這次的決議，他們掌握的證據恐怕比我們想像的多，雖然大多是不願意繼續躲藏而暴露的，Luca，好孩子……」Ike話說的很慢，他想接下來的話對於Luca來說太過殘忍，但他沒有辦法，他想不到最佳的解答。

他的反常讓Luca意識到了什麼，揪住衣領的手鬆開了些，眼裡帶有恨意，可最濃烈的情感卻是悲傷，他混沌的腦袋逐漸在那團迷霧裡領悟到一件事。

「……Ike，你不是個會放棄的人。」Ike那曾經如寶石璀璨的眼眸此刻黯淡無光，萬念俱灰的朝他微微一笑，無論之後Luca多麼激動地讓他冷靜點，Ike始終沒有動搖。

「Luca，還記得我曾經跟你說過，我想當個小說家，要創造一個沒有紛爭，溫馨又甜美的故事。」他掏出一把槍，牽住Luca顫抖的手，知道對方要幹嘛的Luca不願張開掌心，Ike就硬是塞到他手中，他昂起脖子，跨步向前，喉結恰好抵在槍口，還把男孩的手死死掐緊不讓他輕易丟棄那把槍，為此他大概用了這輩子全部的力氣。

Luca不知道的是，Ike很早之前就把夢想丟棄了、很早之前，他就預想了自己的結局。

他沒有把話講得太白，但——

眼前這個大男孩是無法保住叛徒的，若他選擇保住Ike，那就是對於家規的藐視，這會使他失去家族地位，Luca可能不在意地位，可他卻無法摒棄自己的血統，他即使真的拋棄了家人，也還是會被家族追殺，最慘的結果就是兩個一起死。而Ike任務失敗，回到養父身邊也只能是死路一條，他沒有路可以選，他找不到最好的解答。

這些日子，全都是偷來的。

「手不能抖，我教過你的不是嗎？槍口要對準要害，眼神要堅定、下手要堅決。」

Ike的話讓Luca想起了最初他拿起槍的時候，當時Ike也是無奈又寵溺的這樣耐心在教導他，白皙的手把槍給擺正，昂起頭來講話時，他嗓音能聽出吃力的沙啞，他聽見了Luca嚥下唾液的聲音、瞧見了紫眸眼底의恐懼。

「為什麼是你……Ike……」Luca還想掙扎，他做不出這種事來，猶如回到最初的那個孩子，他連舉槍都倍感艱難。

瞧瞧那片紫羅蘭花海瀰漫了霧氣，不久後恐怕會下起大雨，Ike記起當時看到那場美景的震撼。

Ike在想，這個男孩可以只把善良留給他就好，他有點貪心，這樣的糾結他不希望男孩留給花草動物，只要給他就好。

他跟著吞了口水，喉結掠過槍口，Ike望著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燈，不知道是不是盯得太久了，視線有剎那的模糊。

「Luca這沒什麼，我只是……運氣不好罷了。」

他安撫人的台詞，總是一成不變。

Ike往後退了幾步，接過他的那把槍，將槍隨手往沙發一扔，輕輕抱住了不知不覺中淚流滿面的Luca，他知道男孩一直都是淚腺發達的人，會哭大概也在預料之內，那隻大狗狗將手臂收得很緊，Ike還以為自己會被勒死，他的男孩飽含哭腔地碎語紛紛：「為什麼是你？為什麼？為什麼要這樣？沒有別的方法嗎……Ike……Ike……」

如果兩人一定要失去一個，那Ike是不可能讓Luca犧牲的，他不想去賭那千分之一的完美結局。

這次是不能任性的，Luca。

「明天要做出決定，Luca，這沒有什麼、從來都沒有什麼，別哭了，好嗎？」

「你不能讓我做出這麼可怕的事情……Ike……」

他們話音黏糊混雜，其實誰都聽不太清楚對方在說什麼，Ike只感覺到自己的肩膀濕了一大片，Ike的溫柔嗓音這次或許起不了作用。

／

隔天是個陽光普照的好天氣，撲上臉的微風涼爽宜人，空氣中飄散著淡淡花香，可那些全進不了隔音相當良好的處刑室。

Luca的眼眶還有點通紅，Ike的意志堅決，也確實如他所說，他是叛徒的事情早在昨天便傳得沸沸揚揚，他跪在Luca跟前，抬頭盯著金髮低垂的首領，那張冷峻的臉完全看不出昨晚他曾泣不成聲的頹靡，整個家族的人都到場了，將原本寬廣的房間塞得略顯壅擠。

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們身上，包含那個面皮鐵青的前首領，全部的人都在等著首領的決議。

稠密的人數讓空氣難以流通，Ike得張著雙唇，才能勉強讓氧氣進到肺部，他在觀察Luca是否有任何一點退卻，Luca遲遲沒有動作，也沒有開口說半句話，不確定時間過去多久，耐不住性子的成員們逐漸騷動，迫於壓力之下，Luca掏出了昨天Ike拿的那把手槍，可持槍的手卻依然肉眼可見的晃抖。

Ike主動迎上槍口，他雙手被綁在腰後，額頭能感受到塑料的堅硬，將聲音放得很輕：「別抖，拿穩，要打在要害才行。」

噢——Luca只希望這人現在就閉嘴，不要再做溫柔的指導、不要再讓他想起快樂的過往。

「你有什麼想說的嗎？」他的嗓音壓得沉啞，只有Ike能聽出藏在裡頭的悲傷，也只有他看得出來，Luca這行為不是仁慈，而是拖延戰術。

「那麼，給我個吻。」

Ike笑了笑，還是往常那柔情似水的模樣，若是平常聽到Ike這麼說，Luca有很大的機率會瞬間臉紅，然後選擇親他的臉、再被Ike親嘴，大概會是這麼可愛的場合，可Luca唯獨現在不想聽見這句話。

見男人沒有要動作的意思，Ike收起笑容，眼眸裡透出請求，他抬起臉來，等待最後的吻。

Luca深呼吸了幾口，他以為自己調適好了，可當自己真的貼上Ike的唇時，他才發現眼角又開始濕潤起來，可不能在這麼多人面前哭出來啊，於是這場吻，只好變得漫長。

最好就這樣親著，沒有以後、沒有紛擾，就這樣一直下去。

他硬生生將淚水憋了回去，緩慢地站起身子，唇上留有彼此柔軟的觸感，然後重新把槍對著Ike。

「還有……什麼遺言嗎？」

Ike搖了搖頭，緩緩闔上自己的眼，他聽見了子彈上膛的聲響，額頭上的槍口再次飄忽起來，他耐心等待子彈穿破自己腦海的瞬間、耐心等待焰火燒灼腦漿的時候，大概是長久相處下來養出的默契，他猜到了Luca開槍的時機，在他扣下扳機的同時，張嘴說了句——

「乖孩子。」

砰！

他沒看到對方死前的模樣，Ike不知道Luca是以什麼表情開槍的、Luca在開槍的瞬間閉上了眼，再次睜開時，他轉身也沒朝倒在血泊的人投去視線。

——他聽到了Ike最後的那句話。

真是夠了、真是……夠了。

「把屍體收拾掉。」Luca的鞋底沾到了鮮血，他拋下這句話，帶著腳印款步離開處刑室。

陽光灑在Luca的金髮上、微風吹拂而過，他用力吸了口氣，使勁抹去偷偷溢出的淚水，咬緊牙關低頭看著自己的皮鞋，任由淚水朦朧自己視線。

他不知道，這是不是Ike要的。

／

昨晚，他問了Ike跟自己在一起是不是計畫的一部份，Ike沒有正面回應，只說了：「你可以相信直覺，Luca。」

他也問了Ike，難道不害怕死亡嗎？Ike當時看了他很久，就在Luca以為這次也沒有解答後，他才說：「在遇到你之前，不曾害怕過。」

後面的話，他沒有接著說完，不論Luca追問了幾次，他全都含糊帶過。

有時候為了守護一個人，人類會變得貪生怕死，想在他身邊多待一分、一秒也行，只要能夠在他身邊就好，可當意識到山窮水盡時，又會變得無所畏懼。

因為只要那個人，安好便好。

最美的風景是你帶來的，最絢麗的彩虹是你給予的。

Luca曾對他說過，自從Ike來了以後自己似乎就幸運了許多，他不懂為什麼，但他喜歡這種感覺。

Ike沒告訴他，他也曾救出在深淵裡獨自掙扎的自己。

就在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。